



## 讀「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以後（續）

湘 清

### 八、注意辯論的重點

吳君原文，洋洋數千言，表面上看起來，也好像振振有詞，蠻有理由似的。實際上，他完全是避重就輕的做法，對於「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一書中，最重要的地方，他不敢提及一字，反而在與佛耶二教優劣沒有關係的文句中，大驚小怪一番，而於煮法師揭露出耶穌最顯明的弱點，吳君竟一聲不響的不敢辯護了。譬如煮法師所著「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一書結論第一節這樣說：「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甘心願意的呢？不是！這又有什麼可作證明？有！以耶穌所說的話為證：試看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四節，當耶穌被釘十字架時，說出一句最難過的話，耶穌大聲喊着說：『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！為什麼離棄我！』如果他願意死的話，他絕不會說出這樣的話。」煮法師以上一段的論證，實在太重要了。親愛的恩溥先生：你為耶穌辯護，竟遺漏了這樣最重要的地方，未免太沒有盡到辯護的責任。並且世人要認為你已默認耶穌是上帝的遺棄者，默認耶穌不是神的獨生子，默認耶穌並非為世人贖罪而死，否則為何獨於這一點不敢作聲呢？但是吳君對煮法師書中無關緊要之處，却小題大做一番，譬如耶穌將餅魚吃飽幾千人的故事，在新約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節至二十一節，以及馬可福音第四十一節至四十四節，均有明白記載，不過煮法師把五餅二魚誤作五餅三魚，把吃飽五千人誤作吃飽三千多人，這種數字上有極微的出入，究非無中生有可比，實在沒有懸賞一千元的必要。至於煮法師引證耶穌說：「信我的就得救，不信我的就要打入地獄」，縱使在新舊約上沒有相同的文字，但意義相同的文句，却很容易看到，如約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節說：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不得着永生」。查約翰福音上的「子」是指耶穌，永生的意義也就是得救，得不着永生的結果就是打入地獄，所以約翰福音上的這段話，其意義就是信我得救，不信我的打入地獄，煮法師所引證的話，確有根據，並非妄言，倒是吳君否認那二句話，反而背叛他教主耶穌的教義了。還有煮法師所說：「或是見到耶穌把一根竹子，叫它變，它就變作一條長虫」，我以為像這樣的文句，對於基督教的教義，一點也沒有關係，新舊約上即使有此文句，於基督教無損，吳君費了很大力氣證明新舊約並無此語，對基督教也並沒有補益。可是那位與張天師同名不同姓的恩溥先生，偏喜歡在無關緊要之處大做文章，而於最關緊

要的那耶穌臨終慘叫：「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！為什麼離棄我！」反而沒有一語辯護，這未免要使世人都相信煮法師的比較確有道理，使佛教徒更深信只有佛陀才是唯一可靠的救主，並且要使基督徒們從此對於耶穌是否上帝的獨生子？耶穌是否救主？耶穌是否為世人贖罪而死等問題，發生懷疑而信仰動搖。因為耶穌既然是上帝的獨生子，為什麼上帝要離棄他？耶穌既是上帝離棄的人，怎可稱得上是救主？耶穌如果自願為世人贖罪而死，怎麼臨終會發出那樣哀痛的慘叫？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四節的文句，白紙印上的黑字，記載得清清楚楚，吳君是否也能懸賞一千元否認得了嗎？而吳君於此竟無一語辯解，那麼原文雖然寫得很長，只是徒勞無功而已。我們看真正有學問的大辯論家，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莊子等，他們的文辭都是十分簡短，因為真有充分理由的人，言不虛發，發必有中，所以文章不必長；像吳君的洋洋長文，避重就輕，專在不緊要處嚼嚼，佔了數十頁篇幅，真是禍災災裂，沒有價值。還有我希望吳君應認清，彼此討論的重心是「佛陀」與「耶穌」，焦點決不在煮法師個人，所以煮法師個人的一言之失，像對於博愛二字予以測字式的錯解等，這與佛陀無涉，我並無替他個人曲為辯護的必要，還希望他在下次四版時能適當的刪正。我們討論的重心既是佛陀與耶穌，不妨對這二大宗教的教主，來一極顯明的比較，耶穌是上帝的遺棄者，馬可福音十五章三四節既已載明，那麼上帝遺棄了耶穌，是否也遺棄佛陀呢？老老實實告訴你，上帝不僅沒有像對待耶穌那樣的遺棄佛陀，並且上帝是很尊敬佛陀的，這有什麼根據呢？原來「天人師」是佛的十號之一，其意義說佛不僅為人群之師，也是天的師表，天就是上帝，佛陀既是上帝的師表，那麼佛陀當然極受上帝的尊敬。從此我們可以認清，耶穌是上帝離棄的凡夫，佛陀是上帝尊敬的聖者，我們應信仰上帝所遺棄的耶穌呢？還是要信仰上帝最尊敬的佛陀？聰明的看官們：不難知所選擇矣。

### 九、此「天」與那「天」並無不同

吳君原文會說此天不同那「天」，其理由是上帝乃創造宇宙萬象的大主宰，與佛經中的天神不同。那麼我在前一節說佛陀是「天人師」，想必吳君看了，一定也要以「此天不同那天」為理由，否認佛陀是上帝之師呢？可是如能多讀一些佛經，就可證明基督教的上帝，確實就是佛經中的梵天。茲節錄大悲經中卷第一梵天品的經文如下：「佛問：梵天！汝今實作

如是念言：我是大梵天，我能勝他，他不如我。我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大自在主，我造作衆生，化作衆生，我造作世界，化作世界不？梵天答：如是！世尊。佛問：梵天！汝復爲誰所作？爲誰所化？梵天默然無語！以上是說梵天以創造宇宙的大主宰自居，經佛陀駁得啞口無言。以下再節錄佛陀與梵天的繼續問答如下：「佛問：梵天！汝從何因？作是念言：此諸衆生，是我所作，是我所化，是我所加，所有世界，是我所作，是我所化，是我所加耶？梵天答：世尊！我以無智邪見，未斷顛倒心故，未聽受如來正法故，我本會作如是惡見惡說，此諸衆生，是我所作，是我所化；所有世界，是我所作，是我所化。世尊！我今還問此義：所有世界，是誰所作？是誰所化？一切衆生，是誰所作？是誰所化？是誰力生？佛答：梵天！所有世界，是業所作，是業所化，業力所生」。梵天經過佛陀的一番訓誨開示以後，接着佛經上又記載云：「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，於如來所生希有心，即時歸依爲佛弟子，於世尊所，請求教勸，作如是言：婆伽婆是我大師！修伽陀是我大師！唯願世尊教勸於我！」從以上節錄大悲經中卷第一梵天的經文所載，可以證明會以創造宇宙萬物大主宰自居的梵天，實與基督教的上帝並無不同，而佛陀確是上帝之師，也於佛經中記載得十分清楚。至於吳君還認爲此天不同那天，乃因梵天所謂「未斷顛倒心故」，並非上帝與梵天真有什麼不同。

### 十、誰說佛教不做慈善事業

吳君根據了煮法師書中「佛教不肯做慈善事業」那句話，便以爲找到了佛教弱點的證據。殊不知煮法師所說：「佛教霸了廟宇不做事，不曉得辦教育，不肯做慈善事業」，其意義在激發佛教應多做教育慈善事業，並非佛教真的沒有做。尤以佛教中的淨土宗修行者，最重視現實人間的苦難，對於慈善教育事業的努力，從未忽視。如近代淨宗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，生平就做了很多救濟現實人間苦難的慈善事業。據印光法師行業記所載：「民國十五年長安圍解，急賑三千元。二十四年，王幼農告陝西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即速匯千元，致報國寺資糧不繼，亦所不計。二十五年，赴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，聞綏遠災，即席提倡，除捐收敬儀幾三千元外，更寫淨資一千。車返蘇城，先至寺取款匯後，始循衆請登靈岩山，其如饑如溺之悲心，類皆如是。南京魏梅菴王幼農等，於三汊河創法雲寺爲念佛道場，請師指導，爲訂寺規；居士任心白，更邀馮夢華、王一亭、姚文敷、關綱之、黃涵之建佛教慈幼院於其間，仗師德望，皆得成就。師對院內貧兒，尤深加慈憫，經費多出自師之捐募及自捐，與上海慈幼院等視，使其有所教養成人」。從以上的記載，可見印光大師生平除努力於賑災救荒的事業外，更在京滬等地都設立了救濟孤兒的慈幼院。還有在印光大師所作

江蘇義賑會報告書序一文中，可以看出義賑會所做的慈善事業，有「辦理急賑」「舉辦工賑」「興修圩堤橋樑」「貸給麥種」「保養災嬰」「籌設粥廠」「分賑隱貧」等很多項目，這都是佛教淨土宗行者所做著有案可稽的慈善事業，豈容一筆抹煞。再以現在自由中國的佛教來說，如臺中佛教蓮社導師李炳南老居士，是印光大師的弟子，由於李老的領導有方，臺中蓮社也做了很多的慈善事業，經常性的，有每年冬令救濟米的發放，夜間補習班的義務教育，臨時性的，會有大安鄉水災的救濟，痲瘋院病人的醫藥補助等。且經導師炳公登高一呼，國內外佛教徒紛紛響應對痲瘋病人的濟助，事實俱在，有目共觀，若說佛教一概沒有做慈善事業，豈是公平之論！

### 十一、佛教忠國的事實表現

吳君說：「佛教徒每早唸一聲『國界安寧』，再安上一塊長生靈位，却誇稱忠國。」又說：「忠國並不需要花巧的言語，而是需要實際的行動」。在他看來，好像佛教的忠國，只是形式主義，並沒有實際的行動。其實佛教徒忠國的事實表現，多得不勝列舉，今因吳君懷疑佛教的忠國是形式主義，特略舉一二事實如下：

先以煮法師個人來說，他在民國三十年的時候，目睹大局逆轉，痛共匪之禍國，傷大陸之危急，乃毅然率領了普陀山上一群熱血沸騰的青年和尚，脫去了袈裟，換上了戰袍，參加國軍的行列，本着大慈大悲大雄的佛教精神，救護反共抗俄的英勇戰士，難道這還不够忠勇愛國的實際表現嗎？因此之故，煮法師在自由中國有愛國僧人之譽，豈偶然哉！

再以最近舉世矚目的西藏抗暴來說，誰都知道，西藏同胞百分之百都是清一色的佛教徒，所以康藏同胞對於賣國的共匪，勢不兩立。可歌可泣的忠勇事蹟，不斷地從康藏傳來，鼓舞了反共的人心，加強了復國的希望，從此使世界的人們，都認識佛教是反共抗俄最堅強的力量，佛教徒是人群中忠勇的模範。據最近報紙關於康藏佛教同胞反共抗暴的報導說：「康南藏胞反共抗暴的義舉像暴風雨般的爆炸起來，藏胞將康南匪軍機關全部包圍，並將駐理塘匪軍五千人全數擒縛。共匪各種槍砲彈藥軍需物資電臺等，都落於藏胞之手。雅江以西地區，都被藏胞佔領，康北甘孜至昌都公路橋樑電線，都被藏胞徹底摧毀，交通爲之阻塞。毛酋震驚之下，大調空軍西征，在藏胞區投擲汽油彈，濫炸無辜，匪空軍欺侮藏胞不能空中活動，在理塘低飛投彈掃射，冷不防被藏胞所擄高射砲手，於藏胞大義感動下，驀然加以轟擊，竟然擊落三架俄國飛機，砍殺俄寇駕駛員及共匪助手頭顱，獻祭被濫炸死亡之同胞。因此匪空軍被毛酋斥責無能，僞空總劉匪亞樓乃親自出馬，率領大隊飛機，將理塘七萬多戶藏胞地區炸爲平地，明

代所建理塘大佛寺，至今竟受鐵彈炸光，老弱婦女及寺院喇嘛三萬多血肉橫飛，屍體遍野。正當理塘砲火震天之際，甘肅拉卜楞以西的甘甲族、火魯倉族、麥倉族、及色赤寺鐵瓦寺等，五十七部藏族和三十個大寺喇嘛，爲了愛國家，愛佛教，共同響應西康藏胞的抗暴義舉。我們看藏胞的抗暴運動，竟使共匪出動了大批飛機，其情況之嚴重，可想而知。而藏胞在武器缺乏之下，竟能擊落飛機三架，在佛教徒的反抗抗俄史上，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奇蹟。我們佛教徒有這樣驚天地泣鬼神反抗共匪事實，還能說佛教的忠國是形式主義嗎？大陸各省如能都像康藏一樣有普遍的佛教信仰，大陸或許不會淪陷呢！那麼我們現在要加速完成反共復國的大業，應如何努力弘揚佛法，使忠勇的正氣充滿人間。

### 十二、和尚對父母生前的孝養

也許因爲法師在「孝親的比較」一節中，只介紹了佛教對亡故父母超渡的孝，沒有把古今高僧對父母生前孝養的事蹟介紹出來，以致吳君誤會出家人不理父母生前的「活地獄」，却等他們死後才來奔喪，因而慨歎的說：「這樣的孝道，任憑那一個父母都不敢領教」。事實上，佛教對父母生前的孝養也十分重視，我今節錄高僧傳中對父母生前極盡孝養的事蹟介紹如下：

(1) 道紀躬親奉母 齊道紀，習成實，造金藏論七卷。於鄆城東郊講演，往則荷擔其母，及經像等。語人曰：母必親供者，以福與登地菩薩等也。衣著食飲，大小便利，躬自經理，不煩他人。有助之者，輒拒之曰：吾母也，非爾母也；形骸之累，並吾身也，有身必苦，何以勞人！道俗聞

者，多感化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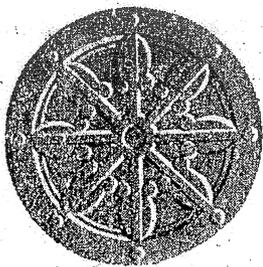
(2) 道丕孝兼存歿 後周道丕，長安貴胃里人，唐宗室也。七歲出家，十九，值駕幸洛京，長安焚蕩，乃負母入華山，安止巖穴，時穀湧貴，不自辟穀，惟乞食供母。母問食未，恐傷母意，必曰已齋。母曰：汝父霍山戰沒，骨暴霜露，能收取歸葬乎！遂往霍山，拾聚白骨，晝夜誦經咒之。曰：昔人精誠所感，滴血認骨，願羣骨中有動轉者，即吾父遺骸也。一心注歸，目不輕捨。數日間，有髑髏從骨聚躍出，搖曳良久，不辨踊抱持，實歸見母。是夜，母夢夫歸，明晨，骨至，人以爲孝感所致。後應制論道，多居元席，朝野歸重。贊曰：絕粒而餉母饑，誦經而獲父骨，可謂大孝兼乎存歿，而之行超於古今者矣。嗚呼異哉！

(3) 道明織蒲供母 唐代睦州陳尊宿，諱道明，初遊方，契旨於黃蘗，往觀音院，常餘百衆，後捨衆，入開元寺房，作蒲履施道路，貨履養母，入號陳蒲鞋云。

僅以舉三事，就可證明佛教和尚並非不顧父母生前的孝養。且佛制出家必稟父母，若有兄弟子姪可託，乃得稟請於親，親允方可出家，否則不許剃落。其有出家之後，兄弟或故，親無倚託，亦得減其衣鉢之資，以奉二親。從此可知佛教固以度親生淨域是出世的大孝，但對於父母生前的孝養，也毫不忽視，有釋門真孝錄一書，載述甚詳，茲不多贅。

### 作者附帶聲明

我這篇文字，本想及早完稿，但因發覺吳君原文，需要辯明之處還很多，而菩提樹九月號付印在即，不得不將此文暫作結束。以後有暇，當再繼續討論。祈吳恩溥先生及本刊編者讀者都能諒我爲幸！



## 佛教的步驟

### 二、十法界

佛教的內容，可分爲理論面與神通面。理論面的主張，即是上述的真理，神通面的主張，則更爲真理增加分量。我們凡人的知見，只能追求其理論面，而不能了解其神通面。假設我們承認其理論面可信，則其神通面所以發揮理論面，當然也是可信的。

佛教的宇宙觀：上下四方曰宇，古往今來曰宙，就是對於人生縱橫兩方面的看法。在橫一方面，主張衆生平等，在縱一方面，主張十界升沉。

### (教理篇)

### 念 生

衆生平等是理論面，十界升沉是神通面。因衆生平等而知十界升沉的合理，因十界升沉而知衆生平等的無悞。所謂十界升沉是四聖道，六凡道。四聖道是佛道、菩薩道、緣覺道、聲聞道。六凡道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道，畜生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。合各各世界的十道而稱之曰法界，亦曰十法界。佛教的法字，含有當然之意。界是世界的界。世界兩個字的解釋，本與宇宙的解釋相同。古往今來曰世，上下四方曰界，法界就是說當然有這些界，而不是由任何人所製造。不像別的宗教說：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，就是上帝造牛羊給人吃，而又造人給虎豹蚊蟲吃。究竟孰爲合理？是人可以思索而知的。